



总统勉励国家警察立信立威

■ 本报评论员:余凡

数家国内媒体12月3日报道,在巴厘岛峇顿(Badung)县召开的2021年度区域部队首长(Kasatwil)会议上,佐科总统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部分警官工作陋习的不满。总统向与会者提出了他心里的担忧:“我已有一段时间想向大家表达,有些新上任的省级警长(Kapolda)或县警长(Kapolres),反而先拜访时常滋事扰民的团体元老,是否有真此事?我问县警长为何这么做?他答说有利于地方秩序。然而,这种做法正确吗?”

究竟是哪些“民间团体”?总统秉承爪哇族含蓄的传统,并没有直接指出。但他反复督促国家执法单位:“必须注意,别造

访(sowan)经常闹事团体的大佬而贬低了警方的权威性,我已看到颇多如此情况。大家必须具备权威,国家警察必须具备并树立威信!”

总统在指示中也要求国家警察部门尊重国内民众表达意见的自由;当然,警方更必须坚持执法立场、依法办事。“发表言论被传唤,批评者被传唤。如果是扰乱治安,请出手办理,如果不犯法,就别插手。因为我们自称是民主国家,尊重言论自由并接纳建议,重要的是,国家警察不能忘记坚决执法的信条,不能忘记维护警察队伍的尊严和威望。”

《时代网》(TEMPO.CO)及主流媒体也以“佐科维总统指责警方造访滋事的民间团体元老”为题作了引申报道,提醒警察要坚定地维护执法权威,别辜

负社会对警方的信任。所谓经常滋事扰民的“民间团体”,其实民众心里有数。譬如,国内媒体于11月25日报道,当天在雅加达国会大厦(DPR RI)前发生的示威活动中,穿着警察制服在场维持交通秩序的达尔玛万警官(AK-BP DarmawanKaresekali)竟被示威者围殴,受伤送院治疗。

首都警察厅公关科长如尔班(E.Zulfan)警官公开表示:“我们将对袭击者采取法律行动。”警方也将坚决地向组织示威活动的“社会团体”追究暴力袭警的法律责任。印尼

jpmn网11月25日报道,警方已锁定“XX青年”成员涉嫌袭警,但没有公布其身份。

《共和网》(REPUBLIKA.CO)于25日称,“XX青年”法律问题理事RN声明,在

国会大厦前是和平集会,至于发生的袭警事件,他认为是“自发性”。围殴是个人行为,应由肇事者自行负责。况且,他必须先证实那些人是否真的是“XX青年”正式成员,被警方搜出的“会员证”是否无误?如果确实聚众暴力袭警,他同意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

“社会团体”成员竟敢围殴执勤的警官,他们的胆子从哪里来?众所周知,这类“团体”人多势强、穿戴一律,招摇过市。或美其言是“龙蛇混杂”,说实话则是“蛇鼠一窝”。他们恃强凌弱、欺行霸市惯了,所以对警官“不爽”时,忍不住就“自发”施暴了。

印尼CNN网3日报道,如尔班警官对记者说,总统的指示十分到位,雅京警方将坚决执行,不再造

访滋事的民间团体元老,还有意提到“XX青年”及“B某论坛”两个团体。

政论员卢迪(RudiS.Kamri)近日在其“民族儿女渠道”(KAB)视频谈话中说,民间传言,新警长甫到任,当地的大商巨贾纷纷赶来献殷勤,提供居所、办公厅的设施更新;警长造访当地豪绅,相关团体的成员狐假虎威;这一切,百姓都看在眼里。所以当网络出现“报警白费劲”(#percuuma lapropolis)平台时,留言十分踊跃,警方应虚心纳谏。

他举例不久前发生在苏拉威西省的事,有某矿业公司的准证已逾期,与当地民众发生争执,企业聘用“流氓”保护违规挖矿的活动。在一次与民众的暴力纠纷中,有一位村民受伤不治去世。警方抓捕肇事“流氓”,但作为幕

后黑手的矿业公司却仍逍遥法外。

卢迪表示,广大民众相信,多数警务人员的本质是好的。人民永远怀念第5任警察总长胡庚(HoengglmanSantos)警察将军的品德和风范,他堪称是印尼的警察典范。祈愿现任的警察高层,能涌现师法胡庚将军,维护国家治安,真诚执法、不负人民的“警察”。

记得20多年前,有位深交的警官在闲谈时问我们,可明了“POLISI”(警察)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们猜测一番后,他以拆字解释说:P是Putar(转动),O是Otak(脑筋),LI是Lihat(观察),SI是Situasi(形势);综合成“转动脑筋,观察形势”。这没有褒贬之意,却有点睛之妙。合格的警察应该看清楚总统所要求的“形势”。

■ 雅加达:游子

(一)1949年山口洋概况

我于1949年出生于西加山口洋。

听母亲说,1949年时山口洋还是个小镇,人口也不多不上十万人;市内的建筑物、街道、交通是以前荷印政府所规划的,几条马路也铺上麻油沥青路,让这个小镇显得整洁美观、有条不紊;一条不上十米宽的小河(有宽有窄)流经市中心直至海口,河一边已改建成双层水泥房,另一边依旧有两条街保留着双层楼木板屋,屋顶是用檫树做成的瓦片,而郊区却多为木板答屋;小镇背山面海,东面与东南面是独特的拇指山、柜头山与巴西山,西面就是南中国海。据历史记载,是当年南来的客家人移民因地形而取名“山口洋”的;而印度尼西亚语中的辛卡旺(SINGKAWANG),传说过去该地曾盛产一种名叫丁卡旺的油积树,可作香料,辛卡旺因此而得名。那时,山口洋郊区到处是椰林、果

树、稻田,所以长年气候凉爽。山口洋人口虽以华人居多(占60%多),还有马来由族、达雅族、马都拉族等等(爪哇族是后来才移民过去的);华人多聚集在市南区,经营各种生意,马来由族与马都拉族多住在郊区,除政府公务员外,多从事务农、渔人、劳工、小贩等,达雅族就聚居在远离市镇的山区农村。自荷印政府以来,各族间都能和睦共处,直至苏哈多上台,为了巩固独裁政权,在各族中挑拨离间,才会发生达雅族对西加内地华人大规模的烧杀抢的“走红头”(注)反华事件,以后还陆陆续续发生了马来由族、达雅族及马都拉族之间数次流血的种族冲突。

山口洋华人多信奉佛教,所以到处可见寺庙,因此山口洋也有“千寺城”之称。

据历史记载,十七世纪早有华人先辈从中国广东移民到西加三发县和孟加彭县定居,后来广东梅县罗芳伯率领大批梅县客家人来到了坤甸,帮助坤甸苏丹平乱,并在当地披荆斩棘,开荒种植,开采黄金,后来在东万律建立了大唐兰芳

光阴荏苒 岁月留痕 ——身居故乡 25载回忆录

公司,创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华人共和国——兰芳共和国。他们并带来了浓厚的中国传统习俗,因此,山口洋华人每逢端午节、中秋节及冬至各华人商店都会在节日下午停业,家家户户都兴高采烈团聚过节。每逢春节更热闹非凡,出外工作的游子都会在除夕日前赶回与家人团聚吃上团圆饭;从年初一到初三,亲戚朋友都换上新衣互相登门拜年,长辈给小辈们发红包,图个吉利;大街小巷也少不了舞龙舞狮,热闹非凡,直至年初四做生意的才开店开工。

正月十五闹元宵,在西加山口洋是十分独特的日子,也不知道这种习俗从什么年代开始,我自小就知道有这种习俗和当日的热闹场面:元宵节那天,有几条街都会摆上长长的供桌,桌上神位两旁点燃着巨大的红烛,桌上放满三牲五果、

糖果糕点和各式各样的供品,两条染红的大猪各置于桌旁板凳上。到下午,各地神明乩童在敲锣打鼓队伍伴随下就会陆续前来拜祭天上玉皇大帝、观音娘娘及天上诸神。那看热闹的不单是本地山口洋人,也有从各地包括坤甸县及内地乡村人民,还有从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香港台湾的游客都会前来看热闹,几条街顿时呈现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直至1965年九州事件后,在苏哈多政权的排华同化政策高压下,山口洋每年的闹元宵习俗也就慢慢消声绝迹。

(二)在一户贫民家中出生

1949年6月的某一天清晨,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南风习习,吹拂在身上让人心旷神怡。但住在山口洋东郊椰林下木屋里的杨家大大小小却显得格外焦虑、紧张,因为已四十四岁的杨大嫂怀了近十月的

胎儿就将临盆,但已阵痛了三天三夜却不见婴儿生下来。杨大嫂痛苦地嘀咕着:“以前生十个孩子,除了头胎,其他都是请了接生婆在家里平平安安生下来,莫不成生头胎时死不成这最后一胎却要了我的命……”

那一边,杨大叔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最后大家都一致认为,要赶紧将杨大嫂送到医院去。

来到了山口洋大医院,接生的医生与护士都是荷兰人,那护士也是修女,一边忙给杨大嫂打针吃药边埋怨杨大叔:“怎不早一点将‘玛丽亚·莊’带来?在家生会很危险的!”

“玛丽亚·莊”是杨大嫂的教名,生头胎时因难产也是进了这间大医院躺了四十天,虽婴儿死于腹中,却保住了性命,在危急关头就信奉了天主教,从此她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一次,修女们都来给她念经祈祷。果然,到了正午,胖嘟嘟的8磅(4公斤)重的婴儿呱呱落地了,是男的。杨大叔一家及亲友们大家才喜溢眉宇地松了一口气。

这难产的婴儿就是

我!而杨大叔杨大嫂就是我父母。

我有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排行第一的大姐也快20岁了。当我长大后,母亲才告诉我,大姐的上面除了头胎流产其实还有一位姐姐,不幸在五岁时因耳膜炎用错药(民间药散)而逝世,算起来我是排行第十的。

母亲说她的父亲来自中国福建,年轻时南下到马六甲找生计,在当地娶了外祖母后又移居新加坡才生了她。母亲8岁时跟着父母乘船逃离局势动荡的新加坡到山口洋。那年代女子不能上学堂,但外祖父是位中医,在家境影响下,她的自爱自学,一本圣经差不多已能念完,也让她结婚后成了知书识礼的贤妻良母;在父亲数度失业的困境里,能勤劳节约,做板卖来帮补家用,与丈夫同甘共苦地度过一个个难关,还认真教育一群孩子,让每个孩子都能进中文学校读书,继承中华文化。

注:1967年9月间,西加内地的华人一开始就被头缠着红布的“达雅人”赶出家园,因此也被称为“走红头”。(未完待续)

■ 中国莆田:辛楠

2021年,COVID-19疫情依旧在各国肆虐,人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尽可能地减少与外界接触,独自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人们仿佛生活在一条黑暗的隧道中,而且不知道这条黑暗的隧道有多长。

这几天,我忽然收到了王芳姐从印尼给我发来其新作《艺术人生》的电子

文档。阅读这些温馨的文字,让人心中感到一阵阵温暖,仿佛黑暗的隧道中射出了一道光。

众所周知,王芳出生在印尼一个华人家庭,作为一名爱好和平的佛教徒,她同情被压迫的、不幸的穷人,用笔下的文字温暖人们的心灵。我曾说过,爱是生命永恒的底色,也是艺术永恒的主题。在王芳这些文章中,她对一切具有生命的存在寄予深深的怜惜和同情,

爱的光芒 照亮人生 ——读王芳新书《艺术人生》

带给我们一个充满善与美的世界,散发着温润柔绵的爱的气息。

《艺术人生》一书收录了作者28篇散文,题材多样。我尤其喜欢《母爱无边》、《血浓于水情难舍》、《宅家令下天伦情》、《无尽的思念》等数篇。像她个人

形象的朴素无华一样,王芳的散文也不追求文字的华美,而是把抒发真情置于行文之首。沿着她笔锋耕耘的图像读下去,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祖母的肖像,便跃然于纸上,渐渐地浸透了读者的心田,让人产生了感情的共鸣。她所表

达的,是一种悲悯与慈爱,是对亲人、家人的珍惜,对孩子甚至陌生人的祝福,以及对普通人的关注。

爱与亲情,就像查亚山的积雪,简洁却永恒;就像梭罗河的流水,轻柔却悠长。王芳选择生活中最温馨的画面、最美好的片断来写,文笔流畅优美,感情真挚细腻,让人感受到亲情之美。她的文章,体现了一种生命的纯度与温度,带给人一种纯粹而向上的精神力

量。

俄罗斯著名文学先驱Konstantin Bostovsky说过,只有以童真眼睛看生活的人,才能成为大作家。他意在提示作家,要抵制无处不在的人间世俗对文学的浸泡和腐蚀,永远保持住那份无价的无邪的真诚。我认为,王芳的散文,正是保持了一份无私无邪的真诚,用爱的光芒照亮生活中的黑暗,所以才受到读者的推崇与喜爱。



李曼峰与著名舞者妮·格杜在巴厘

1955年,印华美术协会(LembagaSeniman Yin Hua)成立于雅加达王子公园(Princen Park,华人称之为“快乐世界”,今称洛卡萨利广场,Lokasari)。其中,“印”代表印尼,“华”代表中华、华人。李曼峰(Lee Man Fong)是印华美术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画家叶泰华(Ye Thay-

Hua)、许仲铭(C.M. Hsu)和凌南隆(LingNan Lung)担任理事成员。协会成员们经常聚集于雅加达芒加勿刺区(Manggabesar)的大地摄影室(Studifoto Tati),该摄影室由李曼峰的家人李曼雄(Lee ManSiong)所开。苏加诺总统听闻印华美术协会成立后十分欣喜,于1955年12月18日在茂物宫(Istana Bgor)设宴招待其全部成员。印华美术协会的第一次展览会举办于雅加达德斯因德斯酒店(Hotel Des Indes)。90年代,该酒店变为杜达梅林商业区(Pertokoan Duta Merlin)。1956年1月7日,苏加诺总统亲自宣布展览会开幕。几年后,隶属印华美术协会的“青年美术研究会”,又名“青年美术家协会”成立,协会成员全是十几岁的华人青年艺术家。在雅加达的印华美术协

华人美术的社会层面(2)

阿古斯·德尔玛万(AGUS DERMAWAN T)

会活动中,随处可见画家林桂宾(LiemKwee Bing)的身影。林桂宾是著名画家阿凡迪(Affandi)的密友,后来在东爪哇玛琅创办了华人协会“梦寐”(Mung May)。在印华和梦寐的努力下,中华美术的影响力愈加突显。政府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容纳兼收中华文化来提升印尼民族文化丰富度的行为,为各地华人艺术家燃起希望之火。梭罗有肖德贵(Siauw Tik Kwie,后更名为OtSuastika)、林祖英(LiemT-joe Ing)和萧瑞清(SiauwSwie-tJhing, Chris Suharso);万隆出现了林华琛(Lim Wasim)和黄伟星(Huang Wei Hsing, Anton Kustiawijaya);中爪哇

普沃勒佐(Purworejo)代表人物是张金兴(Tio Kim Hin, Sambodja);井里汶有肖昌(SiauwTjhang),玛琅有庄詹辉(TjengTjiamHwie),雅加达有多晚年仍坚守本名的索任多罗(S.Sorentoro)和李俊才(Lie TjoenTjay)。

当时,印尼政府和本土美术家都十分认可印华美术协会的价值,并为时下文化的兼容多样性感到自豪和庆幸。印华的展览会通常在莫伦佛利特西路175号(Molenvliet West,后来更名为新明会/詹特拉·纳雅/卡查玛达路,GedungCandranya, Jalan Gajah Mada)中华贸易协会(ChineescheHandesl Vereeniging)举办。每当展



1957年5月,印华美术协会会员在李曼峰带领下赴官邸拜访苏加诺总统。

览会举办时,看展观众络绎不绝,高官们也时常光顾,就连苏加诺总统也对此十分重视。为推动展览会的进步,他不断提出批评建议,拉拢团结画家,购买大量作品。可想而知,印华美术协会成员的绘画作品风格以中国画为主,这也成为

大众赋予印华的标签。尽管有少量作品属于中国西洋画风格,不归属于其中,但不管表现风格如何,都突显了印尼作为一个多文化热带国家的独特主题。(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